

「红楼梦」辨伪

张福昌 著



沈阳出版社

「 红 楼 梦 」 辨 伪

张福昌 著

沈阳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辨伪 / 张福昌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441-3327-2

I. 红... II. 张...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545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9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出版时间: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程欣欣

封面设计: 爱知书装

版式设计: 沈 社

责任校对: 董俊厚

责任监印: 杨 旭

ISBN 978-7-5441-3327-2/I·461

定 价: 40.00 元

联系电话: 024-62564922

邮购热线: 024-62564928

E - mail: Pubxh@163.com

绪 论

本书的宗旨是为《红楼梦》辨伪,为《红楼梦》打假。

人们走进大型书店的古典文学部,在四大名著的书架上,会看到有十几种包装精美的《红楼梦》。当人们选购时,注意的也许只是出版社的名气、出版者的知名度、书的外观质量、价格的高低。内行者,还要选取自己看好的其书所依据的底本。如果有人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所有《红楼梦》,都是远离曹雪芹原稿、经过传抄者大量掺假的《红楼梦》;所有的《红楼梦》版本都需要狠狠地打假”,你相信吗?你可能认为这是在故作惊人之语,是想沽名钓誉。我却要郑重地告诉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其实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现代版的《红楼梦》,只有两大来源,一是来源于1791年以后程伟元、高鹗出版的程甲本、程乙本等版印书;二是来源于现在已经发现的十几个手抄本。而程本的底本也必定是早期手抄本,因此可以说现代版《红楼梦》来源于早期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又都是经过多次辗转传抄、交叉传抄形成的本子,没有一个是直接源自于曹雪芹的原稿本,书中都有很多错字,如果不把这些非曹雪芹文字从书中清除出去,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新版《红楼梦》都成了掺假的《红楼梦》,这不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积重者难返。早在1950年,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就说过:

我尝谓此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

在《宗师的掌心》一文中,俞先生又说: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

俞先生的这些话,大概不是说着玩的。还有一些深通红学的人也未必没有同感,只是不愿这样说而已。俞先生要忏悔什么?为什么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又是怎么反《红楼梦》的?俞先生的话已说出27年了,但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人做出明确的回答。笔者认为,这问题也不难回答。红学界该忏悔的主要错误就是盲目相信脂砚斋;迷信脂批本;排斥程、高本。当代主流派红学实际是脂砚斋《石头记》派红学,《石头记》是反《红楼梦》的,所以作为《石头记》吹捧者的现代红学,也就都成为反《红楼梦》的了。这就是当代严重的、也是可悲的红学现实!俞先生已经模糊地感觉到现代一切红学还都没有逃出新红学宗师胡适的掌心,所以需要悲愧、忏悔。当代红学如果不能冲破“自传说”和脂砚斋的羁绊,就不会有所前进。捆住手脚的人是办不了事情的。为了便于在实质性问题上讨论《红楼梦》中文字的真伪,让我们先看看有影响的红学家们过去是怎样评价文本的:

周汝昌先生说:

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说“甲戌”是指它足能代表甲戌年“抄阅再评”的定本真形原貌。(邓遂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序)

这部书(按:指甲戌本),与《庚辰本》、《戚序本》是最早重现于世的三真本,也是最早影印行世的三部未经程、高篡改的、接近雪芹原笔的古钞本。它们是研究红学的最重要的文献——其实也是一种史册。由它们而引发、开拓出了无限的研究领域与美学境界。(《周汝昌梦解红楼》176页)

在《为了林黛玉的眉和眼》一文中,周先生又给列藏本戴一顶更高的帽子:

是在《甲戌本》尚未写定之后的惟一的一个补定真本。此本价值无与伦比!

在《红楼梦新证》1998年版总序中周先生说：

有人迷信《庚辰本》，说它“最好”，其实从《真貌》中一看即知并非如此，它已有改得很坏的文句了。

本人的“红学”观点的核心即是“自传说”。

冯其庸先生说：

最幸运的是我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并考证了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并由此而推知己卯本的原本极可能来自曹家的原稿本。这是对研究曹雪芹原稿的至关重要的信息。可惜己卯本已散失了一半。然而，更意外的是我发现己卯本全稿却完好地保存在庚辰本里，而庚辰本至今尚很完整，只差两回。我写出了《论庚辰本》一书，揭示了这一发现，从此人们正确地认识了庚辰本的无比的珍贵价值——它是曹雪芹逝世前遗留下的最完整的最后的定稿本，虽然仍留有若干残缺，但这已经是天壤间最完整最确定的本子了，因为此后雪芹就逝世了，再也不可能比此更完善、更定稿的本子了。（《论红楼梦思想》自序）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抄阅再评本的文字，是现存曹雪芹留下来的《石头记》的最早的稿本（当然是经过过录的），它与庚辰本恰好是一先一后，一个是现存曹雪芹生前最早的本子，一个是现存曹雪芹生前最晚的本子。甲戌本可以看到这部伟大著作的早期面貌，庚辰本则可看到这部伟大著作的后期接近定本的面貌。（《敝帚集》232页）

“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是大有道理的。既然脂砚斋自己为此书定名为《石头记》，而且曹雪芹也同意他的定名，因此乾隆时早期抄本都称《石头记》。（《敝帚集》215页）

寻求程甲本的底本渊源，则只好得出程甲本出自早期脂本的大致结论来，事实上我看暂时也只好如此。因为乾隆中、后期，《红楼梦》的抄本很多，而且其前八十回必然出于脂评

本。其所以有不同,乃是因为雪芹不断删改、脂砚不断评阅并不断传抄之故,并不是曹雪芹写了多种不同的《红楼梦》。(《敝帚集》366页)

蔡义江先生说:

脂砚、畸笏等不同于将小说抄一部去保存的怡亲王府或蒙古王府中人,他们是小说的合作者和整理者。作者写好的书稿都交由他们加评、“誊清”、“对清”或批出要作者在最终审定(这工作还未及做)时补正的地方……因此作者的原稿始终存放在他们手中,所有外界传抄的本子,也都是经他们之手才得以抄出去的。

作者的原稿始终保存在脂砚、畸笏等人处,作者去世后,也复如是。

我认为甲辰本是一个经后人整理加工过的本子,正文有较明显的删改,其中不少删改可看出是为不致与程本后四十回情节发生矛盾而作的;它与诸脂本的异文有不少也同于程本。……红学界学者提到它是脂本到程本的过渡本,我是颇有同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备考)

上述这些互相矛盾、乃至自相矛盾的红学观点,就是当代红学的基本红学观。它告诉人们,以甲戌、己卯、庚辰本为代表的脂砚斋批本“是红学的源头”;早在甲戌 1754 年,《红楼梦》已经形成了“定本真形原貌”;这些脂系本是“真本”;“己卯本的原本极可能来自曹家的原稿本”,而且是“全稿却完好地保存在庚辰本里”;庚辰本“是曹雪芹逝世前遗留下的最完整的最后的定稿本”;脂砚斋定名《石头记》是曹雪芹同意的;《红楼梦》是脂砚斋保存并传世的。由于红学界有了这一系列的权威性理论作依据,所以凡出版《红楼梦》者,都不随意改动底本文字,都较好地保持原本的历史面貌,这就是造成现代《红楼梦》版本文字各异的基本原因。可是,至今在红学界还没有弄清,这些红学基本理论并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测基础之上

的,是沽名钓誉的一家之言。这些红学理论都可以归到俞平伯先生的那句话上去:“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二十多年来,传统派红学家们打着回归学术的旗帜,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红学大军,但这支红学大军不但没有把红学事业向前推进半步,反而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回归到了脂砚斋的《石头记》,使红学事业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在一次又一次的红学热潮中,“自叙说”的创始人胡适成了新红学的开路人,《红楼梦》的主要篡改者脂砚斋也被奉为红学的开山祖。但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真相终究会为众人所识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泽东主席曾把这句话看成是“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又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些很熟悉的话,对红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本书就是以认真调查研究《红楼梦》主要文本的办法,对调查的材料做综合对比分析,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否定几十年来确立的上述主要红学观,寻求一条弃旧图新的红学之路。在红学界流传一句话:“红学博大精深”,这句话可能使一些人望而却步。我涉足红学已经五年了,五年的实践使我体会到,红学这碗饭确实不容易吃,要深入研究红学必要有充裕的时间。截至目前已发现的手抄本共有十多个,再加上程甲本、程乙本等版印书,其文字总数约在500万字以上。如果不能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仔细对照这些文本,并从中发现问题,则不能正确地认识《红楼梦》。不熟悉《红楼梦》,哪能取得对《红楼梦》的发言权?笔者认为,搞红学不仅要从总体上把握文本,还要吃透脂砚斋等人的四千多条批语;还要看几十本各派红学家的著作,如此算来,没有两年以上的专门时间,是难以把红学弄明白的。谁想搞红学,谁就要拿出时间来,从研究文本入手,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去仔细推敲,那么你就一定能有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用了两年时间研究了脂批本中的批语,认识了脂砚斋;又用两年时间研究了10个《红楼梦》文本,认识了《红楼梦》;在这期间也读了几十本较重要的红学著作,认识了当代红学。就这样,我自认为也取得了

一点对红学的发言权。有了一点发言的资格,就想说点话。不过我说话倒不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而是为了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红楼梦》文本的关注,群策群力,恢复《红楼梦》的本来面貌。可能有人会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我说确实有。俗话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看了本书,您可能就会吓一跳,就会知道原来《红楼梦》中竟有这么多“伪”!为了便于读者在总体上了解本书内容,先谈几点个人的浅见。

一、《红楼梦》的作者

红学界都承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有附加条件,如周汝昌先生就在《红楼梦新证》中说:

脂砚斋不是和小说两不沾惹的人物,他的批不是小说正文以外的赘物,而是被作者本人看作为小说的一附加部分;他是经过作者本人承认而且写入正文的批者。

脂砚斋决定删削甚么正文。

脂砚斋是隐然以部分作者自居,而往往与作者并列的。

周先生的这些话有两个要点:一是脂批是“小说的一附加部分”,二是脂砚斋是“部分作者”。而且这两者都是被“作者本人承认”的。在这个红学的重大问题上,冯其庸先生的观点与周先生是一致的。我在前面引用的冯先生的文章中就含有这方面的意思。冯先生在《重论庚辰本》一书中就说得更加明确:

脂砚斋不仅仅是因为他参与过《石头记》的写作和修改而显得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是《石头记》最早的论评者,而且他最知作者的底里。

脂评作者本身,还兼有一定程度的作者的身份;不仅如此,更兼有小说情节和人物的素材的身份,也即是过来人的身份。

集脂评于庚辰本是一个创举。

我不同意先生们的观点。这一类观点的立足点是把脂砚斋看成了“最亲近雪芹的曹家人”,而把脂砚斋说成是曹家人的依据又仅仅是脂砚斋自己的几条批语:

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树倒猢猻散之语，全(今)犹在耳，曲(屈)指三十五年矣，
 哀哉伤哉，宁不恻杀！

这几条脂批并不能证明脂砚斋是曹家人，也不能证明有关曹家事是他的亲身经历。因为曹寅家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六十余年，是江南名门旺族，曹家的事容易在社会上流传，比如康熙南巡曹寅四次接驾的事，天下皆知。贾宝玉睡在床上，听见钟敲四下这与“避讳”不沾边，不应用这条批语去证明他知道曹雪芹与曹寅的关系。若《红楼梦》已在社会上流传四五年之后，由曹雪芹的朋友们如敦敏、敦诚、墨香、永忠等把二人的祖孙关系透露出来，被脂砚斋得知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曹寅说的“树倒猢猻散”这句话，见于施璲的《隋村先生遗集》，也可能直接被人传入社会而被脂砚斋听到。可见，如果脂砚斋是个略晚于曹雪芹生存年代的人，在社会上的道听途说中知道了曹家的那么几件事，不是很正常的吗？怎么能凭这几条不明不白、似是而非的批语就断定脂砚斋是曹家人？红学家们把脂砚斋考证了几十年，却至今没有考证出脂砚斋是谁，也没有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脂砚斋与曹雪芹有什么关系，竟捕风捉影地推断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父亲、叔叔、兄弟、妻子等，这都是猜谜。说脂砚斋“参与过《石头记》的写作和修改”，也没有有力的证据。脂砚斋若真是和曹雪芹经常在一起的曹家人，他是一定会说出更多令人信服的曹家事的，绝不能说话似是而非。这也从侧面证明脂砚斋不认识曹雪芹。我只相信《红楼梦》中的话：

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

章回。

这些话不是曹雪芹的开笔之作，开笔时不能预言后事，这是曹雪芹临终前的遗作，应该是曹雪芹在预感到大限将临时，改写了第一回书，给世人留下的绝笔！《红楼梦》的作者只有曹雪芹一个人，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创作毫无关系。如果脂砚斋真的参与过《红楼梦》的创作，他一定有重

要的而且是很可信的批语。从脂砚斋的全部批语中看出,此人的写作水平很低,世界观也与曹雪芹迥异,道不同者不相谋。《红楼梦》的著作权不容分割。

二、《红楼梦》版本的源流

《红楼梦》版本的源流问题,是整理出版《红楼梦》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红学事业的基石。笔者认为,八十多年来新红学的千错万错,其总根源就错在这个问题上。从胡适到周汝昌,再到冯其庸,再到现在的传人,都认为《红楼梦》始于甲戌本,定稿于己卯——庚辰本,又经甲辰本过渡到程甲本,这就是早期红楼史。正是这条错误的红楼史理论,不但把新红学圈在死胡同里徘徊不前,而且也把曹雪芹的《红楼梦》投进了五里云烟而不见真面貌。这个错误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认清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和文笔风格,不辨真伪,把假的当成了真的,把好的当成了坏的,把《红楼梦》书史的流源正好弄颠倒了。

笔者经过研究《红楼梦》的十几个文本,写出了这本《红楼梦辨伪》。其主要内容,是从这些文本中提出了七百余条异文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研究这些异文,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列藏本、舒序本、梦稿(原抄)本等都是脂系本,它们之间虽然也存在大量异文,但这些异文都是因辗转传抄不可避免出现的,总体上,这些本子都来源于“脂砚斋抄阅再评”本。第二个发现是脂系本与程本之间,存在四五万字异文,这些异文与脂系本内部的异文不一样,属于脂系本对程本的增文,这些增文大多是成段的增文,即在基本不改变原程本文字的基础上,成段插进去的。这些文字与原文的风格不一样,曹雪芹的原文文章华美、光昌流丽、妙笔生花、语言精练。那些增文则杂乱无章、文理不通、庸俗下流、废话连篇。其增文是脂砚斋的文笔风格,几乎不成文。正是这些特点告诉我们,绝大部分异文是脂砚斋的增文。这一发现,帮我打开了认识版本源流的大门。任何好的文章,其结构都非常严谨,语句连贯,如果在原文中插进些文字,顺情顺意,也能读得通,但如果从原文中删减语句,且不加转接语,却仍能使文章语义完整,

语句通顺,是不可能的。正是文章的这种客观规律性告诉我们,脂批本是脂砚斋的篡改本。红学家们都非常重视甲戌本中“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15个字,有很多人最相信“甲戌”二字,认为曹雪芹于1742年左右开始写《红楼梦》,到甲戌1754年脂砚斋已经抄阅再评了。笔者认为,这15个字恰恰只有“甲戌”二字是假的。曹雪芹说“披阅十载”,并没说披阅二十载,也没说临死前十年一个字也没改写《红楼梦》。曹雪芹逝世于1764年,按披阅十载算,1754年《红楼梦》还未开笔,脂砚斋拿什么抄阅再评?但这“至脂砚斋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13个字却应该是真的,只是时间应该在1768年左右。因为大约在这一年,已经有了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到1768年,《红楼梦》已在社会上流传四年了,世上已有了相当数量的传抄本,而且已经有人为《红楼梦》加批语和回前回后诗了。脂本中的回前回后诗既不是曹雪芹的原作,也不是脂砚斋的补作,脂砚斋竟不能辨别真伪,把这些诗都当成原作而收入了他的书中,这本身就表明脂砚斋既不认识曹雪芹,也表明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创作毫无关系。到1768年左右,脂砚斋才加入了批书行列,并在“抄阅再评”的同时,在书中顺便加进了四五万字,并把已经定名的《红楼梦》改为《石头记》,这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脂系本的最早底本。《红楼梦》是从脂砚斋改书后开始形成两个系统本的,脂系本不是源,而是流。在源流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承认,脂系本脂砚斋用以改书的底本与程甲本是同源的,都源于曹雪芹的原稿抄本。

我上面虽然谈了程本与脂本在源流上的关系,但又切不可把程本看成是《红楼梦》之源。程本是有确切年代的印本书,它产生在1791年。我们要考察的是它的底本,它的底本是没有确切年代的。程、高在《红楼梦引言》中说:“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但这“各原本”我们至今一个也没有拿到。没有原本凭什么去判定程本的真伪?不能靠主观臆测,只能靠研究现存文本的异文和序言去推理,去做去伪存真的工作。可以这样说,研究《红楼梦》的源流问题,除了现在这些现存文本,其外部资

料几乎还是零。我研究现存文本主要注重两点：一是存于程本、甲辰本、戚序本、舒序本中的序言，这些序言是较早的，也是比较可靠的信息。这些序言告诉我们，《红楼梦》开始流传时只有八十回。特别是程本序言又告诉我们：“《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程、高的话是值得相信的，他们是当事人，是名家，没说谎，也没有必要在时间问题上说谎。他们说“抄录传阅”不到三十年，从曹雪芹 1764 年清明节前逝世，到 1791 年刊印程甲本，其间是 27 年，到 1792 年刊印程乙本是 28 年。这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表明，《红楼梦》是在曹雪芹逝世后开始在社会上“抄录传阅”的，而不是甲戌 1754 年。若从 1754 年算起，就是 37 年了。我研究文本的第二个注重点就是异文。我们除了在异文中寻找出路，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红学家们靠盲目相信脂砚斋的批语注年来开辟自己的红学之路，那是一条通向失败的绝路。脂砚斋不是司马迁、司马光、鲁迅式的文人，脂砚斋虽然确实喜欢《红楼梦》，但他终究是个靠《红楼梦》混饭吃的半瓶醋文人，是不能信赖的。我们只有通过研究文本，从中找出实实在在的真东西来，才能有立论的基础。通过研究现存文本可以发现，现存的所有本子都不是从最早底本直接抄下来的，而是经几次传抄之后形成的，且这些本子又不是从一家借来的底本，由一个人抄成的，往往是从多家借来的书，由多人抄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传抄的情况，正是这种交叉传抄，造成了《红楼梦》文本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单就程本来讲，程伟元、高鹗已经明白告诉读者，他们的书是集“各原本”“校阅、改订”而来，他们的书中怎能没有非曹雪芹的文笔呢？经过研究文本，我已经发现《红楼梦》的第六十七回不是曹雪芹的原作，而是后人的补作。程甲本中的这回书，也是在原补作的基础上后改写的，由原来的约一万字缩到现程本中的七千多字。程本中另外还有几千字也不是曹雪芹的文笔，这说明程本也不可能是“真本”。

甲辰本也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本子。过去红学家们把甲辰本说成是“脂本到程本的过渡本”，甚至说甲辰本是删改脂本而来，并说“不少

删改是为不致使程本后四十回情节发生矛盾而作的”，这更是无稽之谈。甲辰本至少比程本早七年，甲辰本只有八十回书，谁能知道后四十回的事？梦觉主人序中说的“书之传述未终，余帙杳不可得”如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明确，原本可以过渡到脂本，而脂本不能过渡到程本，它们没有可逆性。研究甲辰本与程本和脂本的异文可以发现，两系统本中存在的约五万字异文，甲辰本有一万多字同脂本，比脂本少约三万字的地方同程本，这个情况是必须注意的，这种状况是研究文本的最最关键的大问题，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它不是甲辰本的抄者梦觉主人有意搞的，梦觉主人不是高鹗。甲辰本来源于它的底本，甲辰本至少是第三代传抄本，它的第一代本来源于作者的传抄本，甲辰本的书名是《红楼梦》，说明它的第一代本是《红楼梦》系统本，是程本第一代底本和脂本第一代底本的姊妹本。甲辰本的第二代本抄进了大量的脂系本正文和批语，成了一个“两合水”本子，现甲辰本只删掉了第二代本中的大量批语，而从脂本抄来的正文却保存了下来。甲辰本的底本绝不是遵循一个体系传抄下来的本子，必是经两系本交叉传抄留下来的本子。甲辰本的前代本很可能是程甲本的底本之一，现程本中的很多错字都和甲辰本相同就是证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现存本源流归结为两个系统三个流派，即《红楼梦》系统和《石头记》系统；三个流派是程派、脂派和甲辰派，它们同源而异流，也可以说，在二十多年的三流中，脂派的一股分流流进了甲辰派，甲辰派和脂派还有一小股水也流进了程派水系，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甲辰本和程本中都能看到脂本痕迹的历史原因。现代很多红学家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对文本做定量分析，没有研究这五万字异文的比例分配，只见一斑，不见全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们没有看到程本和甲辰本中的浩荡河水都是源头来的水，而把后来从脂系河中分流进来的几滴水 and 几盆水，夸张为大河源流，这是真正的舍本逐末。

三、《红楼梦》现存文本的历史地位

我提出现存文本的历史地位问题，一是为了正确评价现存文本的

形成演变过程,使之恢复到自身原来的位置上,抵制那些不切实际的吹捧;二是为了将来整理出版新版《红楼梦》时,能有一个版本选取顺序。

1. 程甲本:至今我没有从头到尾逐字核对程甲本和程乙本的文字,但做了大量重点核对工作。总的感觉是,在保持《红楼梦》原貌方面,程甲本优于程乙本,所以出版《红楼梦》应优先采用程甲本。

程甲本与所有现存文本比较,从总体上看占有绝对优势,文章华美,语言流畅,可读性强,所存作者原稿文字最多,扣除第六十七回,书中非曹雪芹文笔不过三五千字,应作为《红楼梦》的第一底本。当然,程本中的非作者文笔也是必须清除的。

2. 甲辰本:甲辰本的原始底本是《红楼梦》系统本,它与程本原始底本应是姊妹本。现甲辰本是程本的重要支持本。就宏观而言,甲辰本属程系统本,本书即划归程系本。甲辰本中与脂本不同,而与程本相同,比脂本少约三万字处的文字,应看成是作者的原稿。当然,其中有极个别文字,甲辰本和程本全错而独脂本正确,不可一概而论。甲辰本中与脂本相同而与程本不同的一万多字,应是脂砚斋的增文,是交叉传抄进来的。当然,个别也有正确的。甲辰本与程本和与脂本的异文,是决定甲辰本历史地位的关键,也是本书论述的重点内容。

从实物证据的角度看,甲辰本也可以看成是程本的重要底本之一,因为甲辰本毕竟早于程本至少七年时间。

3. 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人们常把这三个本子称为“三脂本”,我同意这种叫法。因为这三个本子不但使用了同一个书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且这三个本子中都存在脂砚斋的署名且有与正文一同抄写的脂批。这三个本子的底本很可能就是从脂砚斋开的书铺中传出的。

主流派红学家们对这三个本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那是言过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冯其庸先生把甲戌本看成是曹雪芹的最早稿本,把庚辰本看成是最晚稿本,这是没有根据的。庚辰本中有的批语都注至丁亥 1767 年,距曹雪芹逝后达三年之久,其中有六条丁亥年批语也同样进入了甲戌本,怎能说甲戌本比庚辰本早五六年?这是难于自圆

其说的。甲戌本的正文除第一回外,与己卯本、庚辰本并无太大的差别。

笔者认为,这三个本子都是脂砚斋经手的本子,其原始底本都源于脂砚斋第一次改书时的“抄阅再评本”。但这三个本子是有所差别的,并不直接来源于某个共同底本。甲戌本现存十六回,它的底本可能是个八十回本。我把这个本子看成是到脂砚斋手里最早,且出手最晚的本子,应始于1768年,成书于1776年,在庚辰本之后。己卯本、庚辰本的底本关系很近,是姊妹本,但这两个本子的底本与甲戌本的最原始底本虽然同源,却不是从姊妹本直接抄来的,而是经过几次传抄后传下来的,因为己卯本、庚辰本与甲戌本的异文太多了。己卯本、庚辰本的底本也不产生于己卯年和庚辰年,这两个本的底本相差时间很长,己卯本应产生在1770年左右,它比甲戌本初到脂砚斋手里的时间略晚。己卯本所存脂砚斋早期批语较多,也较完整,己卯本很可能是脂砚斋首批推向市场的本子,价值确实很高。庚辰本存七十八回,脂批较全,所以它在脂本中才显得重要。但冯其庸先生说庚辰本“未经后人涂改”,“是唯一的一个忠实于原本的过录本”,“它没有受到过后人的篡改或补订,它保持着《石头记》早期的原来面貌”等观点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现在说的庚辰本,直观的是现存本,现存庚辰本是所有抄本中抄写、涂改最乱的一个本子,特别是最后十回书,漏字、错字、加字、改字随处可见,甚至有的地方乱得根本读不成句子,对于这样的书怎能说出“未经后人涂改”的话来?既然没看见它的底本,怎么知道它是否是“忠实于原本”?又怎么能知道是否被“篡改或补订”?己卯本、甲戌本、庚辰本之间存有很多异文,谁敢说庚辰本和己卯本与甲戌本的异文都是曹雪芹改的?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异文到底哪个“保持着《石头记》早期的原来面貌”?冯先生等人的论述有些自相矛盾。

“三脂本”不是真本,不是稿本,也不来自曹家,“三脂本”的底本是脂砚斋篡改本。现存的“三脂本”是过录本,可能都产生于程甲本之后。

4. 戚序本和王府本:这两个本子前八十回正文基本是一样的,两

本的主要差别是王府本比戚序本多几百条脂砚斋的晚期批语。这两个本子虽然和脂砚斋没有直接关系,但确属脂系本,而且这两个本子的底本正文应是姊妹本,这对姊妹本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底本也是近亲。它们与现己卯本和庚辰本间存在的异文,大多属于各自传抄中的自然错误,其是己卯本、庚辰本的重要参照本,它们与己卯本、庚辰本相同的文字,可以确认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等文字无误。由于己卯本和甲戌本是残本,这两个本子又可校对庚辰本。庚辰本中的错别字,可通过这两个本子来寻真。

5. 列藏本:列藏本是流入国外的本子,但其底本并不晚,相当于戚序本,列藏本中自改文字较多,它的旁改文字有的似乎是来自程本。

6. 舒序本:舒元炜的序作于 1789 己酉年,这个本子的书名叫《红楼梦》,这是个配抄本,但这个本子的正文全部来源于脂系本。本来是《石头记》系统本的书,为什么书名叫《红楼梦》?舒元炜在序中说“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这倒引起我们一些联想。梦觉主人序本的书名也叫《红楼梦》,序中又说“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程本的书名也叫《红楼梦》,程伟元的序中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在甲戌本凡例和脂批中也多次使用《红楼梦》书名,在己卯本中也有一句“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列藏本中也有一句“红楼梦卷六十三回终”。这些信息告诉我们,《红楼梦》这个书名,是从曹雪芹逝世后不久,到 1791 年程伟元出书,一直被人们使用至今的,只有脂砚斋在他的纂改本中和部分脂系本中,才用《石头记》作书名。

7. 梦稿本:这是个最特殊的本子,抄写行距很大,它的原抄正文来于脂系本,又用程系本等核对原抄正文,把不同于程系本等的原文画掉,却又清晰可见,并在行间补上程系本等文字。看来这是有意要集几个本子于一身。原收藏者杨继振题“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看来这本书难以琢磨。

确立文本历史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认准究竟谁是纂改本。程本